

读者

乡土人文版

十五年典藏精选集

· 人生卷 ·

DUZHE
XIANGTURENWEBAN

一辈子有多少

来不及

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编辑部◎主编



曾经那么努力追求的璀璨，
如今看来都是轻描淡写的存在。
虽然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片刻，
但那肯定是上苍在冥冥之中，
安排我们学习离开、回来、珍惜和拥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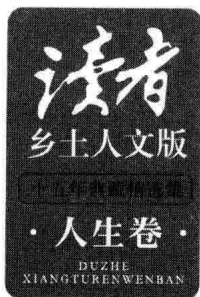
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

关注地方人文

展现乡土内涵

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一辈子有多少 来不及

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编辑部◎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十五年典藏精选集. 人生卷：
一辈子有多少来不及 / 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编辑部
主编. — 兰州：敦煌文艺出版社，2015.9

ISBN 978-7-5468-0934-2

I. ①读… II. ①读… III. ①文摘—世界 IV.
①Z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1361号

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十五年典藏精选集. 人生卷：一辈子有多少来不及

《读者·乡土人文版》编辑部 主编

出版人：吉西平

责任编辑：余 琰

选题策划：吴小丽 蒲安应

特约编辑：李夏萌

装帧设计：马顾本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：(730030)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

本社邮箱：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：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：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9.5 插页 1 字数 258 千

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~10 000

ISBN 978-7-5468-0934-2

定价：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，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CONTENTS / 目 / 录

[第一辑]

那些歌声洋溢的日子

山中岁月——	安妮宝贝	002
烟火人生——	唐流苏	006
一座腌制的村庄——	禾 源	008
老 家——	林特特	013
南方以南：村庄——	黄 海	016
玛多的云——	马新朝	020
暮色中的炊烟——	迟子建	023
故乡里的异乡人——	苏友贞	027
父亲的那件衣服——	刘 墉	030
择一城而终老——	冯 唐	032
爱到无力——	丁立梅	034
寂静，因为一头牛——	罗 丹	036
一 赢——	刘心武	041

那些歌声洋溢的日子——	崔永元	044
春 联——	王 尧	048
爸妈和一群鸡的乡下生活——	南在南方	051

[第二辑]

旧物上的时光

旧物上的时光——	嘎玛丹增	054
你又回到我的心上——	希子因	058
思 念——	刘 轩	061
喝酒的人——	李 娟	064
纸上的祖先——	张利文	069
母 语——	石红许	076
普通人的 2012——	叶倾城	080
村庄的秩序——	王玉玺	082
站台上的叫卖声——	爻 俏	086
有个老头爱裸奔——	杏林子	088
忠实的星辰——	李 翔	092

白菜，在庙堂和江湖的日子——森林的火焰	096
父亲蒸酒——向善华	099
母亲，我怎么让你等了那么久——刘继荣	103
稻草人——李雪峰	107
回 家——龙应台	111
城里人与乡下人——毕淑敏	114
失 母——席慕蓉	117
棉被上的流年——若 荷	119

[第三辑]

老去不浪漫

老去不浪漫——丁立梅	126
街 道——戴天孚	128
骑 士——卢一萍	132
人 情——安妮宝贝	137
初恋到暮年——石 嘉	139
乡村老井——刘忠献	144

有诗的夜晚——	蒋建伟	147
火铺上的烟火日月——	浅草无言	153
京剧想象——	贾 颖	158
妈不敢哭——	倪 萍	162
雪夜禁食——	沈宏非	164
翡翠如意——	肖复兴	167
爱说笑话的剃头匠顺子——	李登建	172
老爸成了小孩——	周云蓬	177
老妈乱炖——	江村旧年	181

[第四辑]

村庄的声音

一条沟——	李 方	184
村路怎能不弯呢——	余世磊	188
乡间秘方——	马召平	191
村庄的声音——	李万辉	196
下辈子，让咱俩换过来——	叶翩翩	201

父亲走了——	杨爱芹	207
冬日暖炉会——	韩良露	211
五 叔——	王定玺	215
为 谁——	龙应台	219
过 冬——	张抗抗	221
芭蕉花——	郭沫若	226
闯西青——	裘冬梅	229
纸 钱——	李雪峰	233
大地的酒浆——	程宝林	238

[第五辑]

我对黑暗的柔情

八岁孩子的坚硬——	周大攀	244
我对黑暗的柔情——	迟子建	248
筐箩里的温暖——	杜怀超	251
母 者——	简 媾	254
铁皮房——	王十月	256

我不是个好儿子——	贾平凹	259
冬 花——	邵火焰	262
过年的母亲——	阎连科	266
值得一个国家尊重的头脑和灵魂——	柴 静	271
怀念一头叫老黄的牛——	连 谏	273
老杨头和他女儿——	黄 泽	277
摔老盆——	江 岸	281
一个人的旅途——	陈丹燕	284
秘密的地方——	林清玄	287
半堵墙——	徐 迅	290
消逝的钟声——	史铁生	294
一辈子有多少来不及——	青 衫	297
乡野深处——	张 蛰	299

「第一辑」



那些歌声洋溢的日子

山中岁月

文_安妮宝贝

小时候，印象最深的事情，是到乡下外婆家过年。

每年春节村里的祠堂都会唱上三天的戏，全村的人都会聚在那个古老的大祠堂里看戏。

祠堂门口是很大的一棵老树，树下面有人卖葵花子、黄萝卜。那种腌过的大萝卜，咬一口清脆而爽辣，小孩子都把它当零食吃。戏台很大也很旧，脚踩在上面还会“咚咚”地响。台上的人穿漂亮的古装，演才子佳人悲欢离合的爱情，台下的人也跟着长吁短叹。

外公常常带我去看戏。那时我是从城市里来的小女孩，穿整洁漂亮的衣服，和村里的孩子不同。每次深夜戏结束的时候，我都是趴在外公的背上昏昏欲睡。模糊中记得很多人一起走在田间的小路上，有清香的泥土气息和手电筒晃动的光亮。有人过来撩起盖在我头上的围巾，仔细地看我的脸，然后轻声问外公：“是美的女儿吗？”美是我妈妈的名字。妈妈是这个幽静的藏在大山深处的小村里第一个嫁到城里去的女孩。

外公外婆一共有五个孩子。外婆信奉基督教，每个周日她都要带着我走很长的山路，去镇上的教堂做礼拜。

晚上我和外婆睡在她的大木床上，外婆的大棉被是用洗得很旧的白棉布缝起来的。她在灯下轻轻地唱赞美诗，然后在黑暗中祈祷。

外婆是一个看上去有些娇弱的女人，有雪白的肌肤和美丽的眼睛，常常在

整洁的短发上别一个漂亮的发夹。她喜欢种一些花草，在家里的庭院和平台上，种满了牵牛花、太阳花、茶花、栀子花和兰花。

黄昏的时候，她煮一大锅南瓜和红薯，喂一头大母猪。她还养了一些鸡和鸭。

外婆心灵手巧，会做好吃的糯米团子，豆沙馅的或咸菜笋丝馅的。还有每年过年时，她都自己炒花生和葵花子，做红薯片和冻米糖。这些都是乡下常有的零食。

夏天的时候，她喜欢把菜瓜、西瓜放在井水里，睡完午觉，拿上来吃是冰凉的。晚上在屋顶平台上放一张大凉席，仰躺着就能看到满天星光，有时还可以看到流星。外婆那时就一边摇着扇子，一边给我讲《圣经》里面的故事。

每年假期，我都会向妈妈提议去外婆家里住上一个月。田园的安谧和恬淡，以及与大自然的无限贴近，是我心里最大的快乐。

我和外公一起去刨土豆、采西红柿、摘豆子，赶着鹅群去山上吃草。清澈见底的溪水下面，有成群的小鱼儿在游动。

有一次我和外公一起去采兰花，他带着我爬上很高的山坡，一直走在幽深的山谷里，因为野生的兰花生长在很偏僻的地方。外公说，他那一次在山顶看到山的另一面是一个很大的水库，安静明亮，在太阳下就好像一面镜子，映着蓝天白云，仿佛世外桃源。在竹林里有清凉的山泉，削了竹筒，可以盛水来喝。清脆的鸟声，在寂静的风中回荡。

对于一个城市的孩子来说，能拥有这样的童年经历，我感觉是幸福的。

我在乡下最好的朋友是招娣，她是我妈妈小学同学的女儿，家里很穷。

招娣的大眼睛漆黑却带着忧伤，她来找我玩的时候，身后总跟着一大帮她的小弟妹和她家的大黄狗。外婆不喜欢我出去，对他们说我在睡觉，我在里面非常失望。可是等外婆不注意的时候，我悄悄跑出去一看，他们还等在那里，笑嘻嘻地看着我。

我们几乎爬遍了村子附近的所有大山，坐在山顶的大岩石上面，看远方的

大海，放声大叫。

有时在堂屋里玩捉迷藏，招娣叫我躲到放谷子的大缸里，然后用簸箕把缸盖起来。

为了采我喜欢吃的野果子，她爬到荆棘堆里去，手上划得血痕累累。

仔细想起来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几乎是不说什么话的，也没有内心的东西可以交流，因为乡下的孩子都是简单而淳朴的。

她只是没有任何理由和条件地喜欢我，对我好。这也是我得到的唯一一份不需要任何回报的感情。

后来很多年没有去乡下，我和招娣失去了联系。有一次她母亲因为生病，被我妈妈接到家里住了几天。她告诉我，招娣每次在我放假的时间里，都跑到我外婆家门外去等我，可是我一直都没有回去。

后来她妈妈死了。

招娣嫁到了很远的外村。她是家里的长女，和我一样大。

我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男人，拥有着这个美丽而深情的乡下女孩。

我的记忆里始终有她带着淡淡忧伤的大眼睛。

对于我们所承受的各自的命运，也许我们都应该是毫无怨言的。

长大以后，我很少再有机会去乡下看望外婆和外公。

工作以后，我把第一个月的工资汇给了他们，并在信里说，希望他们身体健康。但是田园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。很多时候，我都不太像一个纯粹的城市女孩，性格里有慵懒、恬淡的部分，喜欢植物，衣服只穿棉布，对自然的景色和季节的变换有细腻的感受。

花鸟市场是我爱逛的地方，和卖茉莉花的老头可以聊上半天。城市街道两旁的梧桐树被砍掉的那天，我一边看着，一边就心痛起来。

也许以后的孩子连稻子和麦子都不会区分了，他们丧失的是对自然和生命的感受。

前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和妈妈一起回去了一趟老家。

坐了很长时间的长途车，我心里有淡淡的惆怅，旅途中不断涌起来的是外婆唱赞美诗的声音。

外婆种在庭院里的那棵栀子花树，已经长得很粗壮了。

而童年的好朋友招娣，也已经不在这里。

躺在外婆的木床上盖着大棉被，闻到泥土和植物的清新气息，睡眠是香甜安宁的。

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外婆照例早早起床，在房间里忙碌着，蒸馒头、煮红豆粥，厨房里水汽弥漫，外公往灶膛里塞柴火。他们的说话声和松枝燃烧的“噼啪”声，让我恍然又回到了过去。

我一个人爬到高山顶上，坐在大岩石上面，感受温暖的阳光和寂静的风。山上的映山红和洁白的野山茶已经开了，我会独自坐很长时间，不需要任何言语和思想。

在半山腰有一座石头垒起来的小庙，里面有刻在石头上的两尊佛，简陋而神秘。红烛边放着火柴，看到红烛熄灭，我又把它们重新点燃。

山中岁月，恬静地凝固了时光的流动。

那时我看袁筱一的小说《黄昏雨》，书中写道：“这是一个无情而苍白的时代，我们相信爱情，爱情背叛我们。我们相信真理，真理欺骗我们。”很难想象在一个女大学生的心底，会有这样沉重的感悟。但是，我喜欢她给那个女主人公安排的结局——在乡村学校里教书，为所爱的人死于难产。

在接近自然的地方，一个人也更接近他的灵魂。我相信这点。

当一个从城市的喧嚣烟尘里出来的人，行走在田野和山风之间的时候，他是否会感觉到灵魂在边缘游荡时的孤独。

而生活，是那么轻易地就会淹没我们。

烟火人生

文_唐流苏

朋友刚从欧洲回来，以为她会一脸幸福地讲述欧洲历史，她却痛苦地说不知道什么是饱，就知道天天饿，也不知道欧洲人民是如何生活了这几百年的，简直生不如死！

在北京认识一个外国朋友，到后来放弃自己在祖国培养好的味蕾，执意要娶中国媳妇，并且定居四合院，吃卤煮火烧和褡裢烧饼，围着燃炭火的锅子吃涮肉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。他每次见我们都用不流利的中文说：“中国人真是会生活，过着像童话一样的日子。”

于是中国餐馆开到世界各地，哪里有中国人，哪里就有中国餐馆。才不和外国人一样，不动烟火，几片粗面包，加点沙拉和黄油就是一顿饭，想想都会郁闷得发疯。做了中国人之后，再去做外国人，只在味蕾这一点上，就有无限的思乡情结。小时候培养的味蕾几乎跟定人的一生，到死也怀念母亲做的那碗热汤面：细碎的绿色葱花漂上来，有香油点点滴滴，西红柿三四片，鸡蛋乖巧听话地窝在面里；那面，是前夜和好的面，已经筋道十足，被母亲用擀面杖一下下地拉长。以后漂洋过海多年，再也没有吃到过。

我小时候，有一家人做臭豆腐，祖上流传两百年了。满街的臭，可是真是好吃，连“六必居”都赶不上它的臭。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臭、那么香的臭豆腐——也就是中国人，能把香和臭统一得这样完美：一边臭着，臭得难遮难挡；一边香着，香得绕梁三日。臭豆腐在中国餐饮文化中和谐统一得让人敬佩，似

一对吵吵闹闹的小夫妻——吵得离不得，可以彼此斗嘴抬杠，既甜蜜又苦涩，斗了一辈子，一回头，已经老了，老了，仍然吵——我的爷爷奶奶已经九十有三，还吵着要离婚。我听着要笑，想起那块历久弥香的臭豆腐，只觉得生活这样地有滋味，真实的生活一定是又香又臭的。

一位离婚的朋友，忽然有一日醉了，扑到桌上哭，却说了一句温暖的话：“我忘不了她的烧茄子啊，以后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烧茄子……”话虽然俗，可是如此真，他习惯了她培养起来的味蕾和菜的味道。

吃出来的感情也有很多。有一朋友，平常最好吃，她在别的男子面前是太馋的女子，但在他那里，落得个懂得生活。后来她用自己的舌头赚钱，去各大酒楼品菜，当然也收获了爱情，但真正的爱情和美味却是在最寻常的一粥一饭之间。她亲自煮了一锅粥，佐以自己做的两个小咸菜，一个是秋后小黄瓜做成的酱菜，另一个是泡好的小辣椒，微辣，俏皮地摆在盘子里。简单的饭食原来这样生动，其实最寻常的日子哪里是那些大餐，最草根最家常的食物才能养人一辈子。也许，他到死怀念的只是一碗黏米粥，粥里有百合，还有她站在旁边，小心看着锅，别让热粥溢出来。

人生也许就这样淡，到最后，落实到一粥一饭间，如此踏实妥帖，丝丝入扣。那所谓的山高水远，其实与自己的生活，差了很多。

一座腌制的村庄

文_禾_源

—

俯瞰村子，老屋一座座相互挨着，一同顶着一片烟火色的瓦楞。灿烂的阳光下，偶尔从瓦楞上冒出的一缕孤烟，还没待我辨出是哪家灶头升起的，就被几声稀弱的犬吠声惊散了。孤烟脆弱，仿佛就是几百年前从中原跋涉而来的孤魂，直到如今依旧惊魂未定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便选择了老路，且遁且隐。

老祖宗为守定那缕孤魂，为一个姓氏的一截小根须能生长出新绿，避开官道，远离府衙，选择了这没有天灾人患的如瓮山坳。但他们还觉不安，要做到万无一失，把安家的墙筑得严实，不开一扇半扇的窗户，生怕漏出一丝人气灯光，显眼招人。脆弱寻求相扶，惊恐寻求友伴，挨得越紧，走得越近，相互间就觉得有了依靠。相互依靠、相互依存度过几代，渐渐成了习惯，全村的习惯就成了代代沿袭的习俗，一座座老屋就自然抱团而建，即使要有一条通道，也只能容一个人、一担柴薪而过——怕巷陌大了，会楔进别的东西，把他们相连的血脉阻隔。

太阳落山关上大门，天色一黑便熄灯而眠。山坳里的村落和群山一样静寂，天上的星光和月亮没有刻意流连在黑瓦楞上。群山、村子、老屋，拥有一样的天光地色。在若隐若现的月色里，高耸的群山，凸显出壁立于四周的感觉。落在其中的村子只是一堆、一排相对整齐的瓦罐。若以苍穹为盖，那么山坳如窖，屋如